思念

郭晓懿

窗外风愁雨消，唯见雨点在玻璃上画出各种图案。世界皆是雨声，反而更显沉寂。是夜，我望着被高楼阻隔的星空，不见月亮。便也想起了两万里外，许久不见的父母。

少年时候听雨，常觉雨声嘈杂，雨水腻人。雨，当它来的时候，是湿润和黏稠的，与之相联的，是衣服贴紧身体的触感。年轻总是实际的，对世界和自然，缺少亲切融合。年龄渐长，方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人世间白驹过隙的短暂。雨，黏稠或是嘈杂的，都是世界万物的一部分。今日不会再来，也不会再去，便也是此刻罢了。仰望天际，夜空下无尽的白色丝线，此时的自己和地球另一端，依旧有无穷的纽带。我是多久没有见你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不知道是否那里也在下雨，窗上是否也描绘出类似的波澜。

起身夜行，撑着伞到附近桥上，听潺潺水声从桥下流淌，又混杂落雨的沙沙声。雨和水，本也是一体，总有融合的一天。正如我站在这大地之上，一定有我思念的人同样驻足。夜匆匆而过，伸手不过一掌冷雾。雨很快停歇。甫一抬头，便是久违的满月。

木槿花开时

刘文方

木槿花开时，站在这幢小楼的废墟之上，恍恍惚惚中，那一排两三米高的木槿花树又闪现在眼前。

木槿花是记忆之花。多年前，拐河镇西关高中前院有一排两层红砖小楼，这是小镇第一栋楼房。小楼前面种着十多棵开红、白色花的木槿花树，这是小镇第一次栽种，也是至目前最后一次栽种。种下后第二年它就开了花，但稀疏了点，不过开得长久，开得认真。我是看着木槿树一天天长大的，每个夏秋季节，花影徘徊在绿树间。

花开季节，红色和白色的木槿花交相辉映，绿油油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舞动，陪衬着红砖楼，倾听着小楼上些许个扶着栏杆，放声歌唱的年轻老师，构成了小镇特有的景象。一天天过去了，木槿树长成了约两三米的模样。花开得更密，更认真了。夏秋两季，开在风中，开在雨中。伴着花香，我在那个小红砖楼房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一年年，叶落了又绿，花开了又落，木槿花，伴钟声，听书声，浸染了青春记忆，沐浴了淡淡书香。

木槿花是普通的花。在南北方均可生活，花期较长，几乎开满夏秋两个季节，最长可开五六个月，喜光耐热而又抗寒。在适时的季节里，随便剪枝扦插就能存活，生长开花。在漫长的花期里，它天天开花，你来还是不来，你看还是不看，依然静悄悄地绽放。朝开暮落，日复一日，开得让人习以为常，甚至忽略不计。

木槿花是不平常的花。据说它有二十多个品种，有重瓣，有单瓣，还有半重瓣，颜色有白色，粉色，紫红等。木槿花又称无穷花，似乎永远开不完，它的花瓣里浓缩着每一天的时光。花开是日初，花落是日暮。色，明艳动人；姿，千娇百媚。不过，木槿花永远是那么低调，心态永远是那么平静，不卑不亢，一树密密实实的花朵却发出微弱温馨淡雅的香味。

它是厚积薄发的一种花。整个冬天与春天，都在默默无闻的生长，孕育聚积等待，等到夏秋季节便一发而不可收，汪洋恣肆地开放，好像气韵流畅、龙飞凤舞的书法作品，有股颠张醉素的意味。它朝开暮落，每天一个轮回，每天都是完全不同的自己。

木槿花是一档美食，也可以入药治病。药书记载：木槿花味甘、性凉，有清热利湿、凉血解毒的功效。

花开的季节，半拉街的乡亲都会跑到这里摘花吃。伴随木槿花开的二十多年间，每当木槿花开时，我们全家几乎天天都要吃上一顿木槿花做成的美食。早上起个大早，把新鲜的木槿花摘下来，放在水中泡上一段时间，晾干后放入面粉、食盐、调料，可煎成面团，也可以搅上面糊，放入木槿花，在油锅里炸丸子吃。还可以在沸水中淖一下，晾干后加上炒鸡蛋，包饺子。

又到木槿花开时。心中感慨万千，不知何时，曾经生机勃勃的木槿花却不见了踪影，整个小镇再也没看到过木槿花开的景象了。

西门聚气

龚 静

出租车从温宿路左拐进察院弄。弄口那一头原乃当年嘉定人民大礼堂和军人大礼堂所在。多年变迁，两座大礼堂已拆，路还在，也从弹硌路修缮为石板路，路面平整，明净灰色。此处周边有间社区卫生中心，余以居民住宅为主，周日的上午颇为安静。嘉定图书馆老馆在此，边上如今修建了一处“我嘉书房”。窗明几净，上下两层，局部带点中式风格装修，虽不算很大，若来此开卷览读，清静的。

上午就在这里二楼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今年6月出版的拙作《西门，西门》。来的人不算稠密，但是气氛却随着我一张张照片或书中插图的播放而不断升温，大家回忆、谈论甚至争论，说到会心处，好比彼此对上了暗号，欣悦之情不必遮掩，笑容绽放；有时我需要停下来，等读者们彼此间的讨论暂告段落，再继续讲述，但接下来又会有新一轮。我播放的插图自然来自《西门，西门》，这些或水墨或白描的插图乃我和外子的共同创作，这些带有情景感的插图，那些已然流逝的生活片段、方式，自然给参与者非常感性的观感，容易让人浸入。而照片则亦源于自己这些年来不断返回嘉定的摄影积累，一个地方，不同年份，变化直接可感，当予人更多感受吧。于是，西大街的前世今生，以及由西门老街辐射出去的嘉定城以及周边乡村的历史和风俗人情，渐渐在一个不大的空间内形成场域，我和现场读者从现在回望过去，又从过去返回现在，一本书连接了我的个体生命，连接着书中历史和人事的生命，也连接了读者们各自的生命体验。原居方泰的女子说小时候经常去西门白相的，虬桥她记得的；70后嘉定女子道少女时代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啊，买菜烧饭做点心倒马桶，什么家务都要帮着做的；80后的先生年纪不算大，不过说小时候也常去西门玩，有些地方也都熟悉……我说写《西门，西门》不是为了怀旧，只是想看看自己的来路，寻唤曾经的那些生活生态，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抟起物象、心象和人像的气息。这些气息也必然抟在各自的身心中，成为自然基因之外的另一种人文基因。也许也因此在现在的生活中，更多地懂得身心真正的想愿的。

所以，当现场有读者问到书中的人物静岚是你吗？我说，是，也不是。静岚是个体，也具有同时代人的普遍性的。书里的静岚在“看”，作者观照着静岚的“看”，过去和现在也于此糅合。

嘉定电台的俞小姐还用乡音念了我书中一段文字，第一章“原来练祁”中写到炼红小学食堂杨师傅蒸馒头，静岚和外婆候着时间拎着竹篮头赶紧去菜市场排队买菜。当我听到俞小姐用“豪懆”来代替“赶紧”时，会心地笑了。在嘉定话（包括部分吴方言地区），“豪懆”就是“赶快，赶紧”之意，音韵里还真是有一种赶快赶快的别样风味的。

外企工作的70后沈先生竟带来近些年来我出版的五本书，很是感铭，一一为之题款签名。沈先生言语不多，眼神明净，但简短的交流间却表现出其别于他人的文学修养，他说蛮喜欢《西门，西门》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通常读者可能都比较关注作品在写什么，而容易忽略作者怎么写，用了怎样的心思来表达，如此视角的读者自然对作者作品有深入的了解阅读，其自身的阅读和审美视野也相对较广。他在分享会后又买了好几本《西门，西门》送给嘉定同事。听了素昧平生的沈先生之言，颇有往通声气之感。

想起9月下旬在闵行图书馆“敏读会”与读者交流《西门，西门》，听者众，基本非嘉定本土人士，但大家看到老街也皆有戚戚焉。活动尾声时一位中年女子递来条子，她说40多年前“就读嘉定技校，西大街一定会去逛的。但是为什么即使技校还在，老街还在，都没有了过去那些温馨的记忆？”她说她想从我的书里找回那美好的东西。时间关系，我没能在现场回答她的问题。她与我同龄人，我想我们有不少感同身受之处。想对她说，时间在流逝，我们也在变化，曾经给我们带来温馨记忆的场域也在变化，我们回忆过去并非为了使其再现，而是了然使我们感到美好的渊源究竟是什么？过往的那些温馨（其实并不必然皆温馨的）已然刻为生命的年轮，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于此，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也许更加能够懂得什么是美好的，以及如何去感受和创造美好。不知那位同龄人是否认同我的这个想法？

夜光杯

有一位读过拙著《西门，西门》的同龄朋友近日去嘉定游玩，问路人如何去西门？路人答：西大街拆迁改造中。私心里我倒觉得她此次未能成行是好的，否则从书中得来的感受与现实情境或许差异太大。我们曾经有过那些回忆，我想就是好的，恒昌不过愿景。

有愿景当然亦是好的，好比经由《西门，西门》一书凝感同，聚声气，作者和读者彼此间触动生命内在的欣悦和期望。《西门，西门》是过去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互相交错的，时空的流动和丰富自然会与西大街修建完成的将来彼此层叠。

世纪风情 （水彩画） 吴智明

荷池掠影

陈炳元

一

瑶池仙子下寰中，翠袖兰衫衬玉容。隐隐幽芬怡梦好，牵魂更甚醉东风。

二

石舫围栏静寂幽，两三游子闪明眸。洞天水府今何日，缥缈云儿绕树头？

三

如伞凉亭傍水边，菖蒲剑拔紧相连。难得世间清净地，常来林下做神仙。

四

睡莲片片向青天，红笑黄喧各自欢。绿树峰连藏水府，迷蒙香雾似轻烟。

驿 站

张勤龙

只要你在路途中，就会有驿站。因为，路途上的你，必然，会有休息的需求。

驿站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以富丽堂皇，可以简单朴实；可以无人管理，可以精心组织；可以有型有貌，可以无形空灵。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驿站就给文武之道的“弛”，提供了最佳的空间。

“弛”的方式，多种多样，千变万化。大千世界的人，各人有各人“弛”的方式。而以婚礼为“弛”的人，必是人世间的斗士，至少，也是人世间少有的工作狂。因此，我为这样的诗，为诗中这样的人——祝福！我向他们致敬！

你已经是最幸运的那个了

王晓悦

近两天上海一直都下暴雨，半夜迷迷糊糊醒着的时候都能听到外面大颗大颗的雨滴落在地上、树上，打在任何东西上的声音，想着，明天一早起来能看到大太阳就好了。

早晨的时候雨停了，院子里的地早已被打得坑坑洼洼，想着，幸好，我还有一个家。转眼又看见一旁窗口的屋檐下有两只小鸟躲在那里，多出来一个平台淋不到雨，想着，幸好，还有这么一块地方给你们避雨。

幸好，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幸好；幸好，我还能在一个雨过天晴后的早晨读一本温暖的书。

读过的最温暖的书应该就是金子美铃的《向着明亮那方》了，那像太阳一般鹅黄色的书面，蒲公英小种子撑着伞飞向他方，仅仅就是看着封面就可以联想到自己在一个温暖的午后，坐在院子里，那丝毫不带攻击性的阳光拂过脸，照得心里痒痒的，痒得好想直跺脚，然后打滚，再坐起来想想以前小时候开心的事情，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美好环境下做做白日梦。

难过或是心里充满巨大压力的时候，这里的每一个字符似乎都在为身上的伤口敷上药、绑上绷带；欢欣鼓舞的时候，在每一篇小诗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好像那篇《街角处的干菜店》讲不定就能回忆起那天晚上父母往你碗里夹的那道菜。

就像前些日子在翻这本书无意间看到这一段：

“这条路的尽头，
一定会有什么吧？
大伙儿一块儿去吧。
我们去走这条路吧。”

我想起念小学的时候，放学都是爷爷来接我，每天的放学路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旅程、新的“探险”。爷爷便是那个“带头大哥”，他踩着自行车在前，我身为“小弟”就坐在后座，虽然最后的目的地是同一个地方，但回家的路没有一天是重样的，爷爷总是在一边骑车一边对我说“走没有走过的路！”这话顺着风每天都在放学时候围绕在我的耳边。

我们也遇到过不少困难，两个人到了死胡同，尽头只有一座高起来的围墙竖着一根根铁栏杆，我都准备往回跑了，爷爷却慢慢悠悠地推着车往前了。我仿佛感到了上数学课时的迷茫，却因为老师抽我起来去黑板上做题目而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

但有时，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围墙上的铁栏杆断了一根，刚刚好够一个人通过。于是爷爷先把我抱上去穿过栏杆跳下围墙，再合二人之力把那“老牌”自行车扛过去。

后来与爷爷聊天，他说让我与他一起“走没走过的路”是希望我从小做一个有自己思想、有不同于别人创新意识的人，看得多了、走的路多了，思路开阔了，自然就会发现世界很大、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而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你所看到的、听到的，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在为你而铺路，你想着你经历着别人不曾经历的人生，你已经是最幸运的那个了。

一生太短，太不容易，因为你足够幸运才能体会到酸甜苦辣，好好过，不要辜负了这番幸运。

我又想起小时候到外公家里去，前面有一大片荷花池塘，我很想要池塘里一朵开得很漂亮的莲花，但岸边离荷叶有一定的距离，我现在只是很模糊地记得外公最终还是帮我采到了那朵最漂亮的莲花！他说，只要是自己真正想去做到的，就一定会有办法，只要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就是最幸运的那个。

金子美铃写出了《向着明亮那方》这本温暖人心的儿童诗集，然而她一生的际遇却与书中的浪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幸运的是，她的诗集得到了出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她金子般的童心的洗礼。

诗集里有几首是我特别喜欢的：不要告诉蜜蜂花儿流泪了，不然它会把蜂蜜还回去的；太阳离地面最近时的光芒其实是散落在地的花魂；人死了会到黑暗的坟墓里去，但好孩子会长出翅膀变成天使吧……

我们，
在这个世界生活着，
看着朝阳起、夕阳落，
在繁杂的社会为梦想努力着，
感受付出过、成果出，
真的已经很幸运了……
不要辜负这一生一次，
仅属于你自己的幸运……

十日谈

阅读中的真善美

责编：祝鸣华

他的一生践行着生命的意义，陪伴人们不断思考远方，明请看本栏。